



我和你们共用了同一只兽：论鲸向海《犄角》中的同志诗
A Study on the Tongzhi Poetry in Xiang-hai Jing's *The Wanted*,
the Horny

陈宏量

CHIN HOONG LEONG

16ALB0736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19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一、绪论	1
(一) 研究动机与价值	1
(二) 前人研究综述	5
(三) 研究范围与方法	7
(四) 论文架构	11
二、我和你们共用了同一只兽——鲸向海对同志的关怀	13
(一) “兽”的意象运用	15
(二) 性别的模糊	18
三、同志的生存与情欲空间	22
四、“父”的出席——同志与父权的对话	27
五、结语	32

引用书目.....34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中文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诉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陈宏量 Chin Hoong Leong

学号：16ALB07364

日期：2019年8月9日

论文名称：我和你们共用了同一只兽：论鲸向海《犄角》中的同志诗

学生姓名：陈宏量

指导教师：黄丽丽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台湾诗人鲸向海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从网络世界崭露头角，在网上创作，后来慢慢广为人知，继而发表文章，累积创作。鲸向海的创作（新诗、散文、文章）使他成为研究台湾同志诗的热门对象。鲸向海于其第四本诗集——《犄角》所提出的创作主张，即创作者应不囿于既定 / 固定的性别理念是具有其价值和意义的。通过如此的身份转换，创作者与读者方能更好地设身处地，了解社会各个群体，并且培养对社会各群体的同理心。此份论文将谈及《犄角》里“兽”的意象运用，论述鲸向海性别模糊或不指涉性别的诗作如何与“兽”相揉合，窥探“人性”的复杂里夹杂着纯粹“兽性”，表达鲸向海的关怀。再来谈及同志的生存与情欲空间，抒写鲸向海对于同志群体生存的忧虑，同时以台湾性别平权、同志运动、多元成家的努力与发展，看鲸向海的忧虑如何被破除。最后，讨论鲸向海如何重塑同志的对话姿态，改写传统批判父权作品的惯有批评手法，重造一座对话场域，与父权平等对话，有效沟通。

【关键词】 鲸向海、《犄角》、同志诗、性别、空间、父权

致谢

感谢我的导师——黄丽丽老师，在我整份毕业论文里头给的所有指点。我知道我写论文有个难改的毛病，就是丽丽老师所说：“常有散文式的语言出现在论文当中”。但对比起写论文更擅长于创作的我来说，往往对于这个毛病是相当不自觉的。因此，只能靠老师一点一点将它们揪出来，我再一个一个将它们修改，而每次老师都能将许多这类小毛病挑出，相信她也耗费了许多精神去阅读。这点让我想起去年我刚踏上创作的路，我拿了一首诗作让她阅读指点，她认真地读过以后给了我许多有用的见解，后来这首诗经过她指点修改后还得了奖，我在心里一直都非常感谢她。再次感谢这位在我大学生涯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老师，尽管工作时常多得让她喘不过气，最近大概也因天气而生病了，但仍然坚持负责任地替我检查我的毕业论文。我却总是只能说一句“老师多保重身体”，只有今天加了一句“我会好好写的”，唯愿自己没有辜负老师的努力与期望。

感谢鲸向海的美好（这也是散文式语言），近年台湾性别议题的热烈谈论，多元成家法案的三读通过，无不令人感到雀跃和欣慰。可惜鲸向海对于台湾同性婚姻的通过似乎并未有任何发言，其 Facebook 专页的更新也停留在 2018 年，作为研究其诗学理念的人，不免觉得失落可惜。鲸向海的创作主张，即创作者不应囿于既定 / 固定的性别理念，我个人是相当喜欢的，相信这也将影响我未来的创作。最近有诗人向我邀稿，我交出去的那份作品，灵感就是来自鲸向海的理念，还有他在其文章中举例其他诗人的诗作。感谢他出现在我的创作生命里。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鲸向海本人，让他在这本《犄角》诗集和我的论文签个名，我的整个研究才算圆满。

最后感谢我自己。这学期发生了太多事情，导致自己需要在金宝—芙蓉两地奔波，将自己之前在上课期间不回家的额度都花光。这段时间还不幸生病住院，在医院住了五天，在病床上看书写论文，我已不知该说这经验是特别或是可怜了。但反正，感谢自己的努力，或是还不够努力也好，总算把这论文写完了。

一、绪论

（一）研究动机与价值

21 世纪的文学作家有着多样化的起步路线，有的屡屡参加文学创作比赛并得奖而打下口碑，未有出版作品就先有了名气；有的则从网络缓缓前进，在网上发表作品以收获青睐与阅读群。鲸向海先是属于后者，尔后再成为前者。

鲸向海，本名林志光，男性，1976 年生，台湾嘉义人。鲸向海乃长庚大学医学系毕业，拥作家与精神科医生双重身份。这样的身份往往令他的创作颇有趣——像是医生所写，又像病人所写。他坦言他心里也有困惑与耽溺，害羞与伤心，就像他著有一本名为《精神病院》的诗集，内里就包含了他的身份（医生）和心理（病人）。

鲸向海是 90 年代末崛起于“田寮别业”、“山抹微云”等 BBS 站（Bulletin Board System，一种网站系统，是目前流行网上论坛的前身）的学生写手，现在兼写新诗与散文，且大部分是集中于新诗创作，并持续发表新的诗作。截至 2019 年止，鲸向海已著有六本诗集与两本散文集。鲸向海也常发表以文学为题的期刊论文，曾与同辈作家杨佳娴于 2012 年合作编纂《青春无敌早点诗：中学生新诗选》。鲸向海后来也常在多个网站发表自己的作品，如：无名小站、部落格、PChome 个人新闻台等，但至今仍有持续发布作品与更新的，就仅剩其脸书专页：鲸向海（Xiang-hai Jing）了。

网络设备越趋发达，阅读在网上成了便利且近乎零消费的休闲活动。许多电子书、文章在网上垂手可得，文学作品也一样。近年来，脸书上兴起许多“专页”

的设立，他们以分享现代诗为主，经过诗人同意以后将诗作发布在专页上，供网民阅读。诸如此类的专页有：“晚安诗”、“迷诗”、“诗. 声. 字”等，而鲸向海的诗作也散见于上述的专页之中。笔者发现在资讯便利的时代，悠闲的时候能读上一首诗，似乎成了现代人的乐趣。笔者会如此认为皆因前一阵子“晚安诗”的火红程度，首首精致易懂、格调温柔、篇幅不算长的诗作，常常被网友分享、点赞并留言看法，相当受欢迎，而鲸向海的诗作乃是其中受欢迎的诗作之一，他也由此收获了为数不少的忠实读者。笔者也是因此认识鲸向海的。

鲸向海的诗歌里不常出现艰深典故，他擅于将通俗的、贴近生活的元素组装诗意，有的时候还会运用一些网络文字（俗称“火星文”）于诗作之中，经常能博得读者会心一笑，且不管格调俏皮或忧伤的诗作，鲸向海都能够精准拿捏，当是他深受读者们喜爱的原因。

台湾近年来热烈讨论的性别议题，像是性别平权、多元成家法案、“爱家公投”，以及每年举行一次的同志大游行等等，使得台湾社会的同志文学潮流兴起。笔者基于对 21 世纪台湾同志书写的兴趣，决定以鲸向海诗集——《犄角》中的同志诗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鲸向海于《犄角》序文中如此解释道：“犄角，除了是‘动物的角’，也有‘角落’的意思，是身（心）的边境（鲸向海，2012：12）。”鲸向海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犄角，象征着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以及我们最真实、最美丽的一部分，从而温暖、温柔地鼓励与安慰那些和传统异性恋不同的人们高举自己的犄角，“别因为恐惧某些强权宰制不准裸露，便跟着胆怯了（鲸向海，2012：13）。”读《犄角》的序文可知，鲸向海并不只是出于“他者”（others）的身

份去关怀这些世俗认为“异类”或“怪胎（deviant）”的族群。为证明他自己也拥有“犄角”，他切身地说他创作时也有个特别的“癖好”：

人们总习惯从“你”或“妳”“他”与“她”去投射自己的性别认同与偏见，我则更倾向于一种没有明确性别，游走动荡，可能“双性”或“中性”或“无性”的诗。我认为任何一个诗人（创作者）在创作中都不该固定自己的性倾向，他应是开放性关系，随时准备与任何人物谈恋爱。……必要时甚至不惜变造第一人称的性气味以扩大诗意弥漫笼罩的领域，如此，熟悉的自己也能被推向无限遥远（鲸向海，2012：13-14）。

鲸向海如此的创作癖好，是他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特别之处，因此深深吸引笔者。鲸向海除去他者的身份，在创作中也将自己投入于其他性别，这性别不仅限于与其对立的女性，当中也有“中性”的概念。鲸向海想要表达的是对传统观念的批判，这世界不是非阴即阳、非黑即白或非女即男的。我们需要有更宏观的视角，才能去破除狭隘的性别认同与偏见，所以他也建议创作者在创作时拥有心理上的开放性关系，这样的呼吁其实是在鼓励人们换位思考，不要排斥任何性别与性取向，才能够设身处地、切身地了解他们，用同理心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笔者个人也相当支持与关注台湾的性别平权与多元成家议题，于是在《犄角》序文中读得鲸向海这篇文字以后深有感触，感触于这世上有人如此温柔地在用文字为某一群体发声。读鲸向海的诗，仿若与鲸向海昂首于同一阵线，一起给予这些群体关怀和包容，并为他们呼吁更多的关怀与包容，一直与他们同在：

献给

所有升出水面之犄角

我跟你们共用了

同一只兽

（鲸向海，2012：49）

笔者认为鲸向海主张性别不明（或“不定”）的诗歌创作，在诗坛中是具有其价值和意义的。那性别不明不定的话，又如何去“指认”出同志诗？鲸向海在〈他将有壮美的形貌——同志诗初探〉曾给过答案：

“不见得需要具体的同性性行为指涉，只要是描绘同性间的爱慕情绪，对于同性体貌的细致欣赏，对于同性间互动的亲密满足，而可以与异性情感进行类比者，皆可以列入此类范畴（鲸向海，2006：11）。”

鲸向海在文章中就将同志诗分为典故风、情色 / 政治风、时尚风、自恋风和泛 / 无性别风，从中一一举例以作指认，颇有教导读者如何读出同志诗之姿。文章的最后，也将指认同志诗的动作以一句话总结：“同志诗无他，超越性别偏见与诗学技法，志同道合之诗也（鲸向海，2006：20）。”笔者以更简洁的方式将之再总结——“跳脱”。笔者认同身为读者的我们，不应再等像陈克华这号同性恋诗人出来公开同性恋身份以后，才能够读出或“认出”他们的同志诗（而且他们还不一定只写同志诗）。朱伟诚于2005年完成编辑《台湾同志小说选》。对于“同志小说”的概念，朱伟诚表示：“凡是从同志观点觉得能发生意义的小说都该包括（朱伟诚，2005：10）。”笔者认为这其中所谓“从同志观点”，并不是要读者们“变成”或“成为”同志，才能觉得该部小说“能发生意义”，而是我们应

该将自己的所在位置暂时“换成”同志，才能够好好地去感受故事中为读者带来的“同志感受”。换成诗歌作品也一样，我们应当学习广泛指认出同志诗的技巧，跳脱旧有的既定框架，才能更好地指认，以及更好地设身处地思考，从而培养出我们对同志群体，甚至延伸到社会各群体的同理心。这就是笔者认为鲸向海所主张的观念里最有价值的部分，而这样的主张自然也影响他的创作，因此笔者想把鲸向海的创作理念和他实在的作品介绍出来，以此份论文作出论述，让更多人了解鲸向海创作理念对现有创作的突破以及性别观念的解放。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针对鲸向海同志书写的研究而发表的论文（仅期刊，未有学位论文的发表）停留于2009年，所研究的诗歌仅来源于《通缉犯》（2002）与《精神病院》（2006）两本诗集，也没有针对《犄角》（2012）诗集中的同志诗作出研究的论文面世。又因《犄角》乃是鲸向海本人时隔十年后，从《通缉犯》之中精选出部分诗作，再结合新作而出版的，故引起笔者研究此诗集的兴趣，冀望能以笔者个人对鲸向海同志诗的解读，再从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中作出更多发掘与论述。

（二）前人研究综述

笔者从网上所得关于研究鲸向海的期刊与学位论文视角大致可分为两种：疾病或医疗书写与同志书写。除此两类以外，发表得最多的都是对于鲸向海诗作的评析与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他创作的形式与美学而作研究的，此类可散见于各类期刊或网站之上。另外尚有关于访问鲸向海的文章也可从网络上搜得，都能够作为笔者于此论文的研究辅助。

关于疾病或医疗书写的论文，鲸向海都是学者研究对象的其中之一，例如林佩珊〈诗体与病体：台湾现代诗疾病书写研究（1990～）〉与〈精神不死，只是有病——析论台湾现代诗中精神病症的想象书写〉，以及林于弘、谢欣苓〈台湾现代医生诗人的疾病观察与医疗书写〉。鲸向海由于兼具精神科医生与诗人的身份，又因其诗作曾被选入年度诗选疾病诗，所以他都成为了此三篇论文的 70 年代生的作家代表之一。三篇论文都主要谈及多位医生兼诗人，例如赖和、李飞鹏、陈克华，直到后辈鲸向海等人的疾病或医疗书写诗作，从而研究台湾现代诗的疾病或医疗书写。

从鲸向海诗作的特色研究或评论者包含了许多视角，笔者就不于此处一一解说。硕士论文有曾士翔〈金女欲童：鲸向海、杨佳娴诗作与文学活动研究〉，期刊论文则有刘益州〈巨大化的书写：论鲸向海诗集《大雄》中情感表述的艺术与想象〉和李翠瑛〈落差、矛盾与通俗——论鲸向海大众化诗歌之表现风貌与网路写作现象〉等。对鲸向海《犄角》诗集作出评价或解读的期刊论文，则有杨佳娴〈这时代的突出物啊——读鲸向海《犄角》〉和沈眠〈异形窃贼的网络肉身华丽启示录——阅读鲸向海《犄角》〉。其中尚有关于或提及《犄角》的专访，譬如黄文钜专访〈【书与人】戳破那些伪神圣——鲸向海谈新作《犄角》〉以及郭上嘉专访〈鲸向海：在扩张诗境腹地的企图上，我一点也不害羞〉。

以同志书写视角出发的期刊论文仅得两篇（未有学位论文），这两篇论文发表的年份皆是 2009 年，当时鲸向海《犄角》尚未出版。这两篇论文分别是刘韦佐〈同志诗的阅读与阴性书写策略——以陈克华、鲸向海、孙梓评为例〉和林佩苓〈隐 / 现于诗句中的同志意象——以鲸向海为观察对象〉。前者从读者对同志诗阅读的角度出发，主张不应以单一的“作者—作品”视角来解读同志诗，而该

从诗句的美学、书写气氛去读出更多的信息，发挥更多的想象。该篇论文以陈克华、鲸向海与孙梓评为研究对象，从三位男性诗人的作品里分析其中的“阴性书写”，认为如此的解析能让“阴性书写”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更能发挥其策略力量，试图由此让“同志诗”脱离框架定义，产生新的研究深度；后者则从分析鲸向海同志诗中的同志意象着手，以鲸向海诗集《通缉犯》、《精神病院》，及其目前已于个人网站、个人新闻台上发表之同志诗作为研究材料，由此作深入探讨，发掘诗中表征之当代同志文化的现象与类型。

综上所述，笔者发现除了有直接研究或谈及鲸向海《犄角》诗集的期刊论文或访谈以外，其他研究皆发表在《犄角》出版之前，他们所研究的范围主要来自《通缉犯》、《精神病院》和《大雄》这三本诗集中的作品。目前也尚未有具体针对鲸向海《犄角》中同志诗的研究，故引起笔者的兴趣，认为有其研究之价值。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截至 2018 年，鲸向海已著有六本诗集：《通缉犯》（2002）、《精神病院》（2006）、《大雄》（2009）、《犄角》（2012）、《A 梦》（2015）和《每天都在膨胀》（2018）。另又著有两本散文集：《沿海岸线征友》（2005）和《银河系焊接工人》（2011）。

本论文的研究方向乃是鲸向海的《犄角》，这本精选《通缉犯》部分诗作，再结合鲸向海未出版或未发表的新作而成的诗集。选择《犄角》为本次论文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原因有三：其一、前一节已有提及，就是对于鲸向海诗作或诗集的研究，只停留于 2009 年的《大雄》诗集，当然这里说的是期刊论文，硕、博

士论文的研究，学士学位论文并不纳入其中。《犄角》未被研究的情况，是促成笔者完成此份论文的最大原因。其二、笔者相当喜欢鲸向海所主张的“创作者性别和性取向的不应固定”的创作理念。笔者认同这样的主张能够让创作者将“熟悉的自己推向无限遥远”，从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并且培养自己对社会各群体的同理心，同时这也是鲸向海认为“指认”同志诗的一大要素。其三、是笔者身为马来西亚读者的感慨，这点感慨是台湾文坛与马华文坛所对比出来的，在同志文学观点上的差异。以鲸向海为例，早在他 2006 年发表的文章〈他将有壮美的形貌——同志诗初探〉中，鲸向海已经“教导”读者如何辨识同志诗，在同志诗的阅读技巧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反观马华文坛，笔者以 2007 年许通元所编的《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中，欧阳文风的序文为例，文中提及：

“可能很多人想问但又不想问：《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是马华同志作家的小说选，还是马华作家以同志为题材的小说选，抑或以上二者皆是？在半文明的社会，我们很难希冀能得到一个诚实的答案（欧阳文风，2007：8）。”

可见当中还有许多读者保持这样的疑问，或许甚至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存有同样的疑问。我们知道这些疑惑的根源来自这个“半文明社会”，但反观鲸向海早于 2006 年已经从这些疑惑中超脱，带领读者走在前头，想到这点就令笔者为此折服。

笔者将选取当中符合同志书写的诗作，作为本次论文关于鲸向海同志诗的研究范围，而诚如前文提及的刘韦佐所言，同志诗的阅读应该出于更多的角度，发

挥更多的想象力，许多被普遍认为并不是同志诗的诗作，其实也可通过读者清奇的想法而将它们理解成“同志诗”。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将包含多数学者认为符合“同志诗”概念的鲸向海诗作之外，还会结合笔者主观阅读后，认为可理解成“同志诗”的诗作，期以这样的出发点为解读鲸向海同志诗诗作的研究迸发出新的火花。

关于“同志”一词的字义，笔者先就此厘清。鲸向海于〈他将有壮美的形貌——同志诗初探〉中提出：

“同志”这个词不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约莫是 1992 年由香港艺评者林奕华引入台湾，泛指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摄入同性恋文化圈者，参与同性情欲空间者等等。但一般用法，两者常常被交互使用，目前几乎已经是同义词了（鲸向海。2006：9）。

马华作家许通元所编的《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中，除同样举出林奕华为例之外，还提及周华山在《同志论》的“同志”诠释：

既有志同道合同舟共济之意，亦有指望着大“同”社会的“志”向，……“同志”不是由性行为对象的性别来界定的，它是个人（性）身份的政治选择，包括一切自觉地颠覆异性爱霸权，并以此作为性身份的人。故此，“同志国度”包容的不单是“同性爱者”，也包括“双性爱同志”、“易服同志”、“S/M 同志”、“变性同志”……甚至是“直同志”（转引自许通元，2007：210）。

可见，“同志”一词可包含的群体是如此多面、多元的。另，除了“同志”之外，还出现了“酷儿”（Queer）一词，鲸向海就在其 2009 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有不被发现的快乐？——再谈同志诗〉补充说明：

譬如“酷儿文学”的诞生，纪大伟表示“同志主张身份认同，但是酷儿却加以质疑。”酷儿呈现“身份的异变与表演”与“欲望的流动与多样”；这种带着面具杂交的暧昧性将更多姿。顺带一提，由于台湾对此族群的本土特殊称呼，“同志”已不单单指同性恋而已，Queer（酷儿）也不等同于同志；建议“同志诗”不妨直接翻译为“Tongzhi Poetry”（鲸向海，2009：240）。

采取鲸向海和周华山之说法，笔者于此份论文之中将采用“同志”一词指涉所有（男 / 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甚至所有周华山所举例的“同志”例子。同时，以上也是此论文将中文题目中的“同志诗”翻译为“Tongzhi Poetry”，而并非“Homosexual Poetry”的原因。

选择以同志书写的视角来研究鲸向海的诗作，乃出自笔者本身对同志书写的极大兴趣。近年来中文同志书写的成绩，当数台湾文坛最为辉煌。相比起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中国文坛的限制打压，或是马来西亚社会对同志的接受程度尚未太高的情况，台湾社会是相对更加包容同志与同志文学的。因此在这样相对包容的社会环境底下，台湾的同志书写就更为自由，从而产生更多样的面貌，鲸向海的诗作就是因此多元而有趣的。故此笔者期以此研究来更认识鲸向海的诗作，并且从鲸向海出发，去认识更多台湾同志书写的作家与创作。

本论文将以纪大伟《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现》作为梳理台湾同志文学的现状与发展形式的主要参照，了解同志文学近年来在台湾社会的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分析鲸向海的同志诗作。前文所提及出自刘韦佐、林佩苓、杨佳娴和沈眠的期刊论文，也将成为本论文的写作辅助，笔者将从他们对于鲸向海同志诗的理解与分析中结合笔者自身观点，以此作出更多发掘与论述，并以之为本论文的参考范本。

笔者将以读者批评法，出于“读者—作品”的方向去解读与分析鲸向海的同志诗，而王先霈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是助笔者充分了解读者批评法的主要用书。为了以不偏离作者观点为研究前提，笔者也将细读与运用鲸向海两篇期刊论文（即〈他将有壮美的形貌——同志诗初探〉与〈我有不被发现的快乐？——再谈同志诗〉）中的观点，同时再参照前文提及两则分别来自黄文钜与郭上嘉的专访，由此再对鲸向海的同志诗作出谨慎论析。

（四）论文架构

本论文将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分为四节来简述本论文研究目的、前人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与范围及论文架构。第二、三和四章为论文的研究重点，第五章则是此论文的研究结论。

第二章将论述鲸向海对于同志群体的关怀，章题为“我们共用了同一只兽：鲸向海的关怀”。笔者从书名下手，分析《犄角》中英文诗集名称的内在含义，从之引出整篇论文的论述。关于“犄角”，笔者将会论述鲸向海个人的说法，而笔者将会顺着鲸向海的说法脉络，为“犄角”延伸诠释。随后，这一章将围绕鲸

向海的诗句：“我们共用了同一只兽”阐发，讨论鲸向海如何设身处地站在同志群体的立场。因此，“兽”的意象就成了这一章讨论之重点。笔者分析诗集中“兽”的意象运用，包括其在诗集中的出现比例以及其含义。从“兽”的意象，笔者将会谈及关于鲸向海性别模糊的主张，从中再引申出同志群体因性取向模糊而作出的探索，冀望凭此略述同志群体的心理面向。

第三章则将论述鲸向海对于同志群体的生存与情欲空间的描写。此章之中，笔者将列举鲸向海所书写的同志群体的生存与情欲空间，论述其书写方式和方向。此中，笔者认为鲸向海在当时创作时，对于同志群体的生存与情欲空间的发展有所忧虑。鲸向海在这些诗作中道出同志群体面对的“苦难”，生存空间的狭窄，被无视或忽略的发声，笔者都一一将之举例论述。但同时，笔者站在2019年整个台湾大环境中性别平权发展突破的角度来看，当时鲸向海的忧虑是早已获得逐步破除。因此，笔者将在本章的最后一段，谈谈台湾同志群体和性别平权的发展程度，论述鲸向海的忧虑如何被破除。

第四章为正文论述的最后一章，将论述鲸向海《犄角》中部分与父权对话的诗作。鲸向海是特别的，他并不是把同志群体塑造成“恶者”的姿态来恶狠狠地批判父权；同时也不是以“弱者”的姿态来诉说自身的痛苦，尝试博取读者的同情心，从而了解父权对于同志群体的“恶”。鲸向海反而是让同志群体和父权放在一个同等的位置，呼唤的是“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呼唤“我们生而为人，我们生来平等”。只有当我们的身份地位平等了，我们才能好好对话，方能作出最有效的沟通。有了有效的沟通，才能更好地设身处地去理解、承认“他者”的存在。所以鲸向海的这类诗作，语调都是相对柔和的对话和沟通，这就是他有别于其他诗人或作家的特别之处。

二、我和你们共用了同一只兽——鲸向海对同志的关怀

鲸向海对于“犄角”的解释是动物的角，同时也是“角落”，即身（心）的边境。鲸向海将他的“犄角”诠释为他的作品，认为写诗能让“每个写诗者都有机会凸显自己的犄角……读诗就是使人冒出犄角的好方法（鲸向海，2012：20）”。

《犄角》序言中有一段话：

写诗也是非常讲究与内心丑恶坦然相对的：在那种时刻，象征你的独特性之犄角总是呼之欲出（既是面向永恒时的极限延伸之物，也是所有往上顶撞升华的突出物），别因为恐惧某些强权宰制不准裸露，便跟着胆怯了（鲸向海，2012：13）。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鲸向海所谓的犄角不仅是在谈写诗、读诗而已。鲸向海发出勿畏强权宰制的呼吁，可让人作出多种诠释，而笔者认为，这也可以是对同志群体的喊话。

说回“犄角”，鲸向海将书名翻译成“The Wanted, the Horny”，鲸向海在序言中提及，《犄角》是：

“《通缉犯》十年来的一种延伸，一种突变。长出《犄角》，既有掩护《通缉犯》继续伪装害羞的不老精怪之用意；也可能因此原形毕露，使《通缉犯》的追捕在雪地上留下弹孔，反而更被辨识分明（鲸向海，2012：12）。”

从以上的序文中，我们还可看出鲸向海创作的互文心思，这也是他的创作中相当有趣的特点。说回书名，“The Wanted”就是指通缉犯，而把“犄角”翻译成“the Horny”则相当耐人寻味。根据剑桥字典网站的解释，Horny 是一语双关，既有普通“硬物”（犄角）之意，也有“性兴奋”或“性吸引力”的解释（Cambridge Dictionary，年份不详）。如果直译的话，“犄角”应当翻译成“the Horn”而并非“the Horny”，这就是其有趣的地方。在鲸向海《犄角》的序言当中，他其实并没有直接谈及“同志”。但在其作品之中，却出现了许多关于同志的元素，包括同志的情欲空间、行为等等，使笔者认为这些种种描写，都是在回应“the Horny”的翻译。

同时，序言中也不难读出鲸向海对同志们的鼓励与关怀。人们对于同志的看法通常可分成两种：认为奇怪的（有侧目、厌恶、排斥的情感），或是特别的（褒义，或含支持、钦羡的情感）。人长出犄角，是奇怪或是特别？每个人的看法不一，而鲸向海却是直接与同志站在同一阵线：“献给 / 所有升出水面之犄角 / 我跟你们共用了 / 同一只兽”〈卫浴空间〉（鲸向海，2012：49）。关于“共用同一只兽”，我们试着假定鲸向海为同志，那么这诗句即是表示：“我和你们一样”；若假定鲸向海为异性恋者，那更显难能可贵：“我虽然不是同志，但我和你们同样生而为人，我支持你们”。但这种性取向定位对鲸向海或他的诗作来说并不重要，毕竟他是一位主张将自己的性别放在各种不同立场的创作者，想当然尔，诗中叙事者的性取向也自然是跳跃且不定的。

虽纵观《犄角》序言，不难理解鲸向海所谓“共用同一只兽”是指他和读者们都享有他的作品以及诗集，但笔者认为当中可有引申诠释，同时并未过度诠释，

相信将之理解为鲸向海对同志的鼓励与关怀是合情合理的。故此，笔者认为鲸向海所说的“兽”，即是“兽性”，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最质朴、原始、纯粹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不应遭受任何强权宰制。有此论述，是因为“兽”的意象在《犄角》中大量出现，笔者将在下一节略谈鲸向海关于“兽”意象的运用。

（一）“兽”的意象运用

动物世界里有“同志”吗？许多报导已经证明，其实哺乳类动物诸如长颈鹿、大猩猩、狮子等，或是鸟类如企鹅、秃鹰等，都被发现有同性性行为的举动，或是拥有同性配偶的现象。常说人类身为“万物之灵”，但对于自己的性别与性取向认同，我们有时候却无法自主，甚至不如动物一般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爱情，实在是一种讽刺。

“兽”在《犄角》中大量出现。经笔者统计，在85首诗当中，共有39首诗出现了“兽”，这些兽包括了哺乳类、鸟类、虫类、有“犄角”或没“犄角”的，其中以鸟类的出现率为最高。

鸟类在口语里常用来指涉男性的生殖器官，鲸向海的诗作中也有如此的意象化用，例如：“有人去赏鲸有人赏鸟 / 有人在三温暖相互欣赏”〈更年少时·2 千声四起〉（鲸向海，2012：31），或“闲逛的蛇，抖动的鸟 / 毫不遮掩的草叶 / 怦然多汁的果实”〈末日之恋〉（鲸向海，2012：39），或“喜欢诱骗青春的感觉 / 鸟的闪躲，风的轻吻，眼神的震荡啊啊”〈最初夏日的海边〉（鲸向海，2012：57），或“隐藏飞鸟的性向我可以 / 裤管深处坦露的刺青发光的脚趾我可以”〈我可以〉（鲸向海，2012：62）等。在笔者举出的四句诗句当中，都不难作出将鸟

联想为男性生殖器官的想象，有趣如〈末日之恋〉中的这段诗句，更让人能够联想到《圣经》中伊甸园的故事，像是怂恿亚当夏娃吃下禁果的蛇，紧张又兴奋的抖动的“鸟”（男性生殖器），当时没有衣物所以毫不遮掩，以及那多汁的禁果，整组意象群勾勒出了一幅伊甸园故事场景。当然，这首诗并未直接指涉同志爱情，但仔细想想，现代的同志爱情不就成为了许多人口中说的那颗禁果吗？毒蛇怂恿亚当夏娃吃下禁果，同志爱情被丑化成为了现代禁果，不准别人去吃，毒蛇的怂恿行为在现今竟然变成了禁止行为。

再来说说其他的“兽”：如“你哗啦啦现出兽的原形”〈在汽车旅馆〉（鲸向海，2012：40），或“就是在夜，青春壮健的纯色小兽 / 如一阵气味 / 永远奔入了我的心中”〈童子军之夜〉（鲸向海，2012：71），或“连夜大汗 / 脱去了数件衣冠禽兽”〈单身男子情结〉（鲸向海，2012：78）等。“现出兽的原形”可以是指涉生殖器官（前文提及的“鸟”），也可以是一整个褪去衣物的躯体，回归最原始的样子，恢复“兽的原形”，是最纯粹而不遮掩的。那既然裸体是最原始“兽”的原形，那么又如何褪去“衣冠禽兽”？我们是“兽”，褪去“衣冠禽兽”之后，我们又回归成什么？两首诗对照来看，其实可以引发许多想象和疑问，这也就是鲸向海常常在其诗作中，无意间（也或许有意）创作出的有趣互文。再看描写童子军夜晚露营的〈童子军之夜〉，通过描绘一场童子军在森林里露营的场景，叙事者“我”和搭档“你”都在这座森林里化作“小兽”，在这里探索和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奔入心中”的“纯色小兽”，是搭档“你”，是一种性取向的确认，抑或是对同性情感的初步认识或疑惑？在鲸向海制造的诗歌场域里，皆有可能。

在同志圈中，常以“熊”指涉体型雄壮、魁梧、多体毛（或无毛也可纳入，主要标准是体型）的同志群体，鲸向海《犄角》也出现两首抒写“熊群”的诗作：“两只熊抱着 / 他们的冬眠期毛茸茸的 / 冒着烟（掩面） / …… / 肌肉骨骼 / 凶猛起来 / 阳刚翻滚着（羞），金刚低吼着（跪）”〈熊熊〉（鲸向海，2012：34-35），和“以一身壮丽的肌肉 / 对你有心也有诗意 / 有胸毛也有胡须 / …… / 忽然大家都不再说话了 / 任凭误入丛林 / 孤独打扮成一头麋鹿……当爱已不成人形 / 可曾饶一头熊？”〈熊形〉（鲸向海，2012：66-67）如果不以身形将这群体分类为熊，我们是兽，那么我们也能是熊，是最原始的模样。那当我们回归最原始的模样，面对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时，世人是否能够饶过我们？当我们已经孤独得“成为一头麋鹿”，世人是否能够原谅我们露出犄角？笔者认为这是鲸向海为同志群体发出的呼喊：同志或许是人群里显 / 隐的兽，但那都是他们生而为人面对内心最原始、最真实情感的模样。

鲸向海除了化作各种兽的躯体，他也将自己变成〈狐仙〉。成为狐仙，把自己放在了他者的立场，写出更多方的纠葛：“我在你背后已经走了很久了 / 红绿灯，废弃铁道，新公园 / …… / 想起很多年前 / 这城市还有革命军的时候你脱下外衣和这个时间战斗 / 我是你的女人乘坐在马上 / …… / 爱情不过就是光鲜的男人走到我面前 / 内心深处泥泞不堪 / 强壮的女人走到我面前 / 逼我起身让位 / 我是失去耳朵的画家笔下 / 那些向日葵，不断呐喊 / 但不会说话（鲸向海，2012：109-111）”从跟随“你”开始说起，“你”去到新公园，而“我”也跟随。新公园作为早期台湾同志出没的地带，出现在这里的同志或已确认，或未确定性取向，“你”和“我”可能也是在未确认的情况下遇见了彼此，而产生了情愫。爱情是应当纯粹如“光鲜的男人走到我面前”的，但作为“狐仙”（兽，妖

怪，遭人唾弃的同志），总会遭受“逼我起身让位”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明示了同志在异性恋体制中的地位，以“强壮的女人”作为其对立面，对立出同志群体在这异性恋霸权之中的弱质形象。作为“弱者”，总需作出许多退缩、认输、让位的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鲸向海呼吁不要对强权宰制胆怯的原因，否则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不会说话的向日葵”。

在〈狐仙〉一诗当中其实还带出了另一个主题：性别的模糊。我们生于一个性别自主较为自由的年代，选择自己内心的性别认同已并非新鲜事，而这也相当符合鲸向海所主张创作时应灵活更换自己的性别立场，才能更好地设身处地了解每个人的生理性别以及心理性别（即性别认同）。在张小虹导读的《女性书写的逃逸路线：自己的房间》中，提及弗吉尼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自己的房间》的其中一个重点：“阴阳同体”（或称“雌雄同体”）的理念与理想。张小虹认为对吴尔芙而言，“‘阴阳同体’真正的重点不在生理而在心理，尤其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心灵，必须同时兼具阴性和阳性（张小虹导读，2012：34）”而这一点是与鲸向海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吴尔芙鼓励女性本身应该书写女性，她相信书写的力量能够打破世人对女性的既定印象，那么作品对她来说自然是重要的。所以作为创作者，就应该像鲸向海所说那样将自己的性别“更换”，或是“同时拥有”，达到吴尔芙所说的“阴阳同体”，才能更好地培养我们的同理心。

谈论鲸向海抒写性别模糊的诗作，除〈狐仙〉之外，笔者还想举出其他诗作论述，因此特开另一节讨论这块主题。

（二）性别的模糊

〈狐仙〉中如此写道：“有人趁乱更换了爱的性别 / 抓我的道士到底是男是女？ / …… / 你亲吻哈日女子 / CK 内裤里高举着法式勃起 / 我不知道 / 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鲸向海，2012，112-113）”“趁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众人反对的时候？或是自己内心不确定的时候？但无论何种时候，爱的性别更换了，这性别或许并不是心之所向。在这样内心不确定而又仓促将性取向改变的情况下，就连对道士这种常以男性为主的职业性别都产生了疑问。“你”走入新公园，又“亲吻哈日女子”并且因此“勃起”，让“我”相当困惑“自己身在哪里”。“你”到底爱谁？喜欢哪个性别？喜欢“你”的“我”又是什么性别与性取向？其实说到这里，我们都可发现鲸向海所表达的性别模糊，其实也伴随着“性取向模糊”的主题。

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对于自己性取向感到模糊的时期，有些人很快便确认了自己是异性恋或同性恋或双性恋，有些人则花了好一些时间慢慢摸索。绪论里已有提及，鲸向海的创作“怪癖”是以“你”和“他”指涉所有性别，而不特意使用“妳”和“她”。这样的创作癖好形成了一首特别的诗——〈什么样的女孩喔〉。诗以叙事者“我”和“他”（女孩）的校园生活互动展开叙述，“同学们当着我们的面窃窃私语他不好意思的样子真有意思 / 啊他不是电影明星那种美我早知道（鲸向海，2012：218）”，“他说他害了我我用吃奶的力量摇摇头 / 他也摇摇头……什么样的时代喔什么样的女孩 / 我总是输给他 / 我把一辈子都输给他（鲸向海，2012：219）”。我们先来讨论看看“女孩”的性别。无疑“女孩”是女性，但用“他”作为代词，那么“他”可以成为怎样的“女孩”？我们或许可作两种想象：“女孩”其实是一位性别气质偏阴柔的“男孩”，所以同学们会当着他们的面，对他们窃窃私语；抑或“女孩”是个性别气质较为阳刚的女孩，

也同样可能会招来同学们的窃窃私语。再说回叙事者“我”的性别，若“我”是男生，他喜欢的对象可能是女孩 / 性别气质阴柔的男孩 / 性别气质阳刚的女孩，这是一种对于性别的模糊，也是一种性取向的模糊：“我”是男生，喜欢一位性别气质阳刚的女孩，那“我”是同性恋或是异性恋？再设想，若“我”是女生，喜欢性别气质阳刚的女孩，那她是喜欢他的外在性别（男）还是内在性别（女）？性别认同的模糊可以牵引出性取向认同的模糊，阐发许多思考，同时也会制造不必要的烦恼，这就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却不如“兽”纯粹的地方。

除了以“你”“他”概念创作的诗作，鲸向海也有一些并无确切指涉性别的创作，也是他在提及所谓“无性别”的诗作，下举一例：“我躺在床上四脚朝天 / 仅剩一件内裤睡翻过去 / 你调整着浴巾，头发吹到乱了 / 突然暂停 / 假装随便问问 / 今天适合做爱吗 / 我想这不是个问题 / 只要你躺在我身边 / （据说这就是瘟疫与核爆的原因） / 害羞终将如飞碟远去”〈在汽车旅馆〉（鲸向海，2012：40-41）。笔者在阅读理解这首诗的时候，曾直接将之视为同志诗，但仔细思考后，可看出鲸向海并未替诗中的两位主人公设定性别，他们可以是男男，也可以是男女或女女，可见鲸向海诗作中性别的跳跃性是非常灵活的。

这些种种的性别与性取向的模糊，能够以鲸向海〈征友〉中的诗句完整、形象地表达出来：“曾经在一首诗中遗失了性别 / 初吻献给一颗没有方位的星星 / …… / 多年来，原是走错了星球（鲸向海，2012：221）”这是研究鲸向海同志诗时必不能绕过的一首诗。简单的两句诗句就形象地勾勒出对于自身性取向的疑惑和探索，不仅是从自己出发的第一人称视角（遗失了性别），还同时描写了他者（一颗没有方位的星星）。不管诗中的两个人（或更多没有方位的星星）是男女、男男或女女，都无碍这诗句描述同志在摸索自己心之所向时的内心独白。

发现多年来的自己“原是走错了星球”，随之摸索清楚后，“今在此沿海岸线征友 / 你锋芒而来 / 我将粉身而去（鲸向海，2012：221）。”终于算是“走对了星球”，在逐步摸索中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但同时可能仍然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

如此论述下来，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和“兽”的共存体，能否自由选择成为“人”或“兽”？成为男或女？成为同性恋或异性恋？我们到底是生来如此，抑或是别人认为我们生来应该如此？笔者认为，鲸向海对于这些无谓的困惑是反感的，因此他才会主张创作性别和立场的不固定。他可以一会成为“兽”，一会儿是女孩，一会儿长出犄角，作家沈眠也如此认为：“他（鲸向海）抵制性别与人生的单元化，不是停留在某种情绪与个性。鲸向海出入在更多的他者，挖掘与暴露其间的泪光闪闪与嬉笑怒骂（沈眠，2012：67）。”而不管他持着什么身份立场，他和所有人都“共用了同一只兽”，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以强权宰制来左右的。

三、同志的生存与情欲空间

《同志文学史》的第七章“固体或液体的同志现代性——二十一世纪初期”当中，纪大伟就以欧洲著名社会学家鲍曼之书——《液体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形容了二十一世纪资讯的流动，对于同志情欲空间的开拓，纪大伟在《同志文学史》指出：“同志不再死守单一定点（如台北新公园），反而在多种空间之间灵活飞溅（纪大伟，2017：414）”，所以同志现代性是“液体的”，存在“可流动性”的，鲸向海《犄角》中的部分诗作就正好印证了纪大伟的说法。然而，虽然同志的生存与情欲空间有所改变，但在鲸向海的诗作中，却似从“宽广”（台北新公园）变成“狭隘”、“封闭”与“边缘”（如游泳池、卫生间、三温暖、温泉、海岸线等），鲸向海或许是在暗示时代的前进，使得同志的生存与空间正在向负面方向延伸。

在这些诗中建造的空间，多半与同志的情欲行为有关，同时也有同志身处此中所表达的焦虑感，倾诉其中的狭隘、封闭，以及渴望被听见的声音。例如组诗〈严冬〉（鲸向海，2012：26-27）抒写的是同志所要面对的严峻考验。“温泉使人自由，平等，/ 博爱”反讽人们剥夺人权的悲哀，只有在温泉里赤裸裸的时候，才看见彼此其实并无差别，但这“人人平等”也只存在于这小小的空间里，社会仍然充斥着许多不公。面对这样不公的对待，总要有人站出来捍卫权益，在第一首诗当中，以“粗旷”“俊朗”“哨兵”“挺胸”“胡子”“肌肉”形容词的意象群，组合成一群较强悍，心理素质较强之人，他们捍卫同类的权益，“继

续在“严冬革命”，保护“露出海面的孤独”（又再次呼应“升出水面之犄角”），以“严冬”形容处境与所面对的严峻挑战，是相当形象的。另一首〈浓烈瞬间〉也有相似抒写：“当世界离我越来越远 连天使都心力交瘁 / 是你无缘故笑了起来 抵抗地震防海啸穿越辐射云 / 如此浓烈地拯救了我（鲸向海，2012：45）”爱一个人竟要面对诸如“地震”“海啸”“辐射云”，可知作者所想要表达同志所面临的处境是多么严酷，但所幸的是仍然有人继续为此抗争。

〈严冬〉中提及的温泉，暗指了同志情欲空间的局限、隐蔽，同样书写同志情欲空间的还有组诗〈更年少时〉，在第二首诗“干声四起”中写道：“有人在三温暖相互欣赏 / 开上高速公路交换眼神（鲸向海，2012：31）”“三温暖”与“温泉”相似，同志们只有在那里才能够大方地相互欣赏并认识，或是在高速公路上，快速地交换眼神，而不如男女能够大方地相约，总是需要躲躲藏藏。另外还有组诗〈卫浴地带〉（鲸向海，2012：47），第一首诗的情欲空间是浴室，第二首诗则是在马桶上，也就是狭小的卫生间。诗中写道：“坐在马桶上面看星星 / 于那么卑微的所在 / 发出简讯”，马桶上这“卑微的所在”，与无所不达的简讯形成正比，对比出同志生存其中的窒息感，发出空间拓展的愿望。

充满阳刚气息的健身房，是许多同志出没的空间之一，同志在这里欣赏各自喜欢的肉体，也同时在此“建造”自己。同志并不如异性恋的人数之众，因此越是优秀的人们就越能够被注意，其中形成的残酷便是对其余同志们的淘汰和拒绝。故此，有一部分渴望得到注意的同志便会极力健身，如同〈在健身房〉（鲸向海，2012：128-129）一诗所写：“重新拼凑堆叠 / 我的灵魂我的肉体 / 城市方圆百里的战火里 / 这是唯一的磐石和迫击炮”，形容健身如同擦枪磨刀，强化自身的“武器”，才能在同志圈子中脱颖而出。在这种“胸腹肌理的造山运动”

中，“疲惫与孤寂 / 就这么一天天壮大起来”，巧妙地将疲惫、孤寂与肌理划上等号，使生理与心理的感受形象化，顺势道出了在同志圈子生存的不易，在选择以及被选择之间，并不是仅仅爱己所爱那般简单。如果不好好“增值”自己，或许就会成为“某些销售量特别低的零嘴 / 在量贩店的角落自己吞食自己（鲸向海，2012：150）”。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同志生存与情欲空间，〈鸫〉（鲸向海，2012：124-125）一诗甚至把同志的生存空间推向极边缘地带：“马路上，绽放着花朵 / 花朵下就是 / 炼狱”，在这炼狱里“连神都不肯 / 俯身 / 触我”，说明许多人的眼里同志是有罪有的，是应当在炼狱里受苦的，并且认为同志是“神”所厌恶的。在这种眼光底下生存的同志，需要与自己的信仰和性取向作斗争，面对违背宗教的性取向，常常使得同志受尽内心挣扎的煎熬，有时候甚至认同了自己是个罪人，必遭“神”所唾弃，如同〈离开困居的城市〉（鲸向海，2012：144-145）所提及：“我们像是另外一种人”。于是，逃离城市的决定由此而生，“此处距桃花源两千万公里 / 我们是整个城中一行落英缤纷 / 被踩出来 / 企图消失的足印”，希望自己的消失可以无视他们的厌恶与唾弃，为此而远离桃花源两千万公里也在所不惜。同时，同志生存空间的边缘地带，还有“沿海岸线”。鲸向海著有散文集《沿海岸线征友》，《犄角》中也有〈征友〉一诗。鲸向海将同志的征友场域设于沿海岸线，与普遍异性恋交友所使用的公共场域形成正比。〈征友〉中写道：“多年来，原是走错了星球 / 今在此沿海岸线征友 / 你锋芒而来 / 我将粉身而去（鲸向海，2012：221）”在普遍异性恋价值观的体系底下，许多人（尤其是确认性取向前的同志）对于自己的性取向都存在着迷惘，而这些群体都是靠着一点一点的尝试，去探索和确认自身的性取向的。在渐渐了解自己以后，才发觉多年来所认

定的自身性取向，原来是与自己内心的情感背道而驰的。有了如此的觉悟，成为了同志，成为了只能在沿海岸线交友的群体，在这社会的边缘地带，与其他同志互相取暖。

鲸向海《犄角》的出版年份，明示了他在 2012 年或之前，对于同志的活动空间范围，看来是有所顾虑的。同时还有同志的诉求，世人是否倾听、重视，也似乎是鲸向海担心的事。可对身处 2019 年的笔者而言，鲸向海的顾虑、担心都正逐步被破除。首先说说同志的活动空间，台湾同志为了向公众表达自身的诉求，在 2003 年就举办了第一场同志大游行，虽当时规模甚小，参与人数也只有 3000 余人，但却可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头。直到 2018 年，台湾同志大游行已将举办日期定于每年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2018 年的参与人数也高达 13 万 7000 人。游行的参与者不再只是同志，他们当中可能是同志的家人、亲戚、朋友，或是异性恋者，为了支持同志，他们与同志一起走上街头。举办目的无他，就是向社会表达同志也应享有普通公民的权益，逐步表达同志们的需求（如多元成家合法化）。除此之外，性别平权运动也不止于同志大游行，像“爱最大·其实我们都一样！”婚姻平权公益演唱会，多位公开支持同志的艺人如张惠妹、蔡依林、田馥甄、萧敬腾、罗志祥等人，都参与了演唱。张惠妹对于同志的支持有目共睹，蔡依林也大力为叶永志事件¹发声。艺人作为公众人物，肯为少数群体发声，可知其效应之大。事实也证明，台湾同志们的诉求获得了正视：就在 2019 年 5 月 17 日，同性婚姻之法律草案正式三读通过，于 24 日生效，规定年满 18 岁的同性伴侣可成立同性婚姻关系，准用民法规定可继承财产与收养有血缘的子女，台湾成为了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法的国家。同志一步一脚印地抗争、表达诉求，

¹ 叶永志因性格阴柔而遭受同侪霸凌，导致他不敢在下课时间上厕所，最终因为在独自上厕所时昏倒，击中头部而倒卧在血泊中，送院后仍不治离世。

最终拥有了美好结果，一点一点地破除了鲸向海的忧虑。可惜，笔者尚未发现鲸向海发表关于同性婚姻法通过的言论，但想必这是鲸向海乐见的结果。

四、“父”的出席——同志与父权的对话

长久以来的男性霸权常与家庭伦理有关，光耀门楣、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等等的词语，都是在父权制底下产生的，这一点在传统华人的家庭模式中尤其明显。如此的父权是将每个作为个体的人们，强制以群体的方式生活，即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关系到家庭的，故此每个人都不得做出“出格”、有损家庭（族）颜面的事。在某些父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家族中，其观念的影响可以从祖辈直到孙辈的，因此选择不婚、不生育（甚至是天生无法生育的）的异性恋家庭成员，或多或少都承受着来自父权至上的家庭的压力，更不用说常常被认为“不正常”“有损家声”的同志们，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或更上一层楼。

在鲸向海《犄角》中，就有几首尝试与父权对话的诗篇，有相当直接的，也有较为委婉的沟通。父权的背后是家庭，是家人，是许多同志心中的软肋，所以鲸向海的这几首诗，语调都是较为柔和的，与“父”轻柔对话，渴望得到谅解的心情溢于诗中。

〈致你们的父亲〉（鲸向海，2012：156-157）就是与父权最直接的对话，但其语调并不是冲撞的，开头便写道：“父亲，我可以对你坦白吗？/我是G的。”（G也就是Gay，男同性恋）一种礼貌性的问句作为开头，婉约却又直接地坦白，描摹了一幅同志向父亲出柜（coming out, 指LGBT人士向他人表达自己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行为）的场景。“如果有一天我也爱上一个像你的男人/你能够原谅我吗？”情人对“我”来说如同家人，身份像“你”（家人），性别也

像“你”（男人）。掌心掌背都是肉，同志夹于家人与情人之间，常常都是两难。选择家人，就需要放弃情人，压抑自己内心的情感，甚至欺骗、强迫自己迎合家人的要求；选择情人，则是背弃家庭，被视为不孝，却是对自己内心情感的诚实追求。同志的两难，就是在于个体（自己）与群体（家人）间的选择。这种两难的无奈也被鲸向海写于诗中：“‘我爱你’ / 绝非埋葬在两人间的私事 / 怎样的爱人在我后面？ / 怎样的爱人愿意来到我的下面”意指同志爱情人也爱家人，家人是同志的亲情靠山（在我后面），情人是爱情与情欲（来到我的下面），同志就在这之间。所以同志选择告解出柜，希望得到家人的谅解，就是为了能够既选择家人，也能够爱己所爱。但鲸向海这首诗在角色选择上显然是剑走偏锋，父亲通常在家庭作为严肃、传统、古板的角色，向他们出柜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是“父亲”角色的出现，正是“父权”的最佳代表，无可取代。若以其他角色取代，相信作品的张力将会减少许多。

〈致你们的父亲〉如同鲸向海对同志的关怀，许多同志或许不敢向父亲表达的事情和感受，都写于诗中，仿佛告诉同志：“如果你们不知如何开口，就让你们的父亲读这首诗。”譬如写于诗中，表达男同性恋对男性最直白的爱慕：“从健身房浪迹到游泳池的旅程 / 眼神交换之际 / 突然绽放的肉体 / 我如何保持安静”，表明他们对众人或自己，都无法欺骗、隐瞒自己喜欢男性的事实，这都是无法克制的真实情感。诗中希望父亲体谅的，还有同志们原本就面对的苦难：“你不想知道吗？我是你的儿子 / 也是战火中的同志”同时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爱情的追求渴望：“第一次，请让我 / 如是活着 / 青春到了最鲜艳处 / 随时可能蒸散”说明了他们害怕年纪渐长而得不到爱情的忧虑，他们想要曾自己年轻时追求爱情。

诗的最后，鲸向海表达不管是亲情或爱情，其实只要同样爱着该同志本身，那么哪种情感都是没有差异的：“前方风雨仍无止尽 / 爱我的男人都来了 / 浑身湿透，像你 / 仔细擦干我的身体”当同志面对风雨浑身湿透，真正爱他们的家人会为他们擦干身体，真挚的爱情也会，由此希望父亲放心。

“战火中的同志”面对的可能是非议、排挤、霸凌，甚至遭受暴力、谋杀的事件也时有报导。在这种世道底下，同志“在父亲和父亲的花园 / 攀过流血的石墙 / 无梦的大军在街头 / 挺立风雨中的骨架 / 挥舞内心深处 / 钢铁的彩虹旗”

〈族人〉（鲸向海，2012：223-224）。同志们面临风风雨雨，需要的正是家人的谅解与支持，作为心理坚强的后盾。如果作为家人却极力反对孩子的内心情感，不敢反抗的他们就只能将之压抑在心底，鲸向海在〈卫浴地带〉如此形容：“父亲是滂沱卫浴中的大堤 / 阻止那些洪流 / 与浪涛坦诚相对 / 保护着你，我多年梦见的裸体（鲸向海，2012：47）”父亲的形象是强悍的，是一座抵抗洪流的大堤，父亲以自身力量“阻止那些洪流 / 与浪涛坦诚相对”，这里含有两种意味：一、父亲主动阻挡了两个相同属性的个体相识相爱，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二、父亲成了被动者，是同志在内心对“父”的畏惧，成为了追求真爱的内心障碍。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的阻挡，这种美其名为父亲“保护着你”的行为，只会让同志将内心情感压抑在心，并将之寄托于虚幻，成为“我多年梦见的裸体”。

对于男性霸权的批判，作家经常会以男性暴力切入描写，像广为人知的李昂小说——〈杀夫〉就从女主人公林市遭到丈夫凌辱的情节批判父权，是暴力且血腥的。鲸向海在〈他将有壮美的形貌——同志诗初探〉里也介绍意大利导演诗人巴索里尼，“其电影总是相当大胆地展示俊美男性正面全裸或性爱镜头，对男同性恋情节乐此不疲，犀利地瓦解了传统父权形象（鲸向海，2006：13）。”可见，

不管是在文坛或影坛中，都惯以揭示父权暴力、瓦解传统父权形象作为批判、抵抗父权的武器。鲸向海的诗作却是特别的，他重在描写同志的遭遇，尝试唤起读者（家人或朋友或陌生人）的同理心，表达的是一种想得到他人接受的心情。纪大伟在《同志文学史》中也表达了对这种创作手法的认同：

文学角色要“好好做人”，就要让读者觉得角色是逼真可信的主体，……而在众多文学手法中，让读者觉得角色散发强大效果的手段之一，就是让文学角色向读者“告白”：诉苦、剖心、吐露心声（纪大伟，2017：282）。

而当我们纵观《犄角》，能够称得上“批判父权”的诗（或说仅是诗句）并不多，笔者特举三句：“我们是整个城市中一行落英缤纷 / 被踩出来 / 企图消失的足印”〈离开困局的城市〉（鲸向海，2012：145），或“神仍要求含羞草贞洁 / 要我们忍耐”〈最好是〉（鲸向海，2012：255），或“于三温暖与游泳池之间 / 四处游荡 / 始终 / 无法变回天使”〈黑暗的格局〉（鲸向海，2012：265）。这几组诗句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以同志的处境讽刺父权。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后两组诗句的描写推向了宗教，颇有“父权”操弄“神权”之感，用以站在宗教的高点批评、指责同志，视同志为“有罪的”（sin）。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站在宗教的高点，绝对是一种有效的罪名给予的办法。

这种关系造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沟通立场（裁决者与罪人），故此笔者认为，鲸向海以整首诗的篇幅抒写〈致你们的父亲〉，目的在于制造平等对话的场域。只有身份地位平等了，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这其中就涉及了姿态的改变。陈芳

明教授在《同志文学史》序言中指出，他和纪大伟对白先勇《孽子》里父子决裂情节，其看法之间的差异：

身为同性恋的作者如我，把小说中父子决裂的那一幕，认为是对儒家传统的背叛。……我的阅读是把小说文本置放在儒家传统的历史脉络里，仍然没有摆脱大叙述的史观。纪大伟的解读，则是把离家出走的阿青，视为一种‘罢家’的行动者。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正好彰显阿青的被动转换为主动（纪大伟，2017：9）。

陈芳明教授是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说明故事中同志的姿态可经由读者的阅读改变；鲸向海则是直接以作者身份，主动改变了同志的姿态，影响了读者的理解，这以纪大伟将阿青诠释为一种“罢家”的行动者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纪大伟认为的“罢家”，是类比我们熟知的“罢工”、“罢课”的行动概念，由此纪大伟提出：“罢家未必是要推翻家庭制度，而是要藉着暂停‘同志和家’之间的互相耗损，争取让同志和家都获得喘息甚至新生的机会（纪大伟，2017：283）。”这和〈致你们的父亲〉的整个语境是相契合的，我们并没有看见一位卑微的同志，而是一位主动邀请父亲坐下交谈，不想与父亲为敌的同志。他或许已经被现实社会攻击得满目疮痍，但内心却是无比坚强的。在这样的对话中，结果或好或坏，都存在着可能性，但鲸向海已然不愿把同志塑造成卑微姿态，重视的是人道主义，是一种求同的心情，释放“我们同样都是人，我们生而平等”的呼喊。

五、结语

随着时代的日益推进，我们生存在了一个比起旧时代较好的时代。台湾性别平权、同志运动、多元成家的争取与成功实现，让诞生在马来西亚的传统马来（或是华人）社会里，或欧阳文风所说的“半文明”社会里的我们，能够冀望迎向更包容的社会。

那么，台湾社会的性别议题讨论与发展至今，鲸向海的诗作是否还存在其意义？据笔者观察，即使台湾社会的性别平权等运动都发展得不错了，但当中还是有许多反对、不予理解的发声存在。像是多元成家法案的通过，都还是有好一部分人对此表达不满，谩骂，认为政府无视他们的声音。事实证明，鲸向海的诗作还是有其意义的，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读诗，但哪怕只有一个人读懂了鲸向海的理念，那么鲸向海的诗作便意义不灭。

那鲸向海的诗歌创作理念和主张，又是否影响着台湾文坛的诗歌创作？笔者暂时还不得而知。但唯有研究和认识鲸向海的创作理念和主张，才能更好地去了解同理心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是每个创作者与读者都应该做的。鲸向海对于同志的关怀，对同志姿态的塑造，替同志生存空间的狭窄、生存苦难的发声，都一点一点地表现了鲸向海自己所培养出来的同理心。

在研究鲸向海《犄角》同志诗的过程，笔者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鲸向海所说的指认、辨识同志诗的方法：将自己原本的性别与性取向撇除，把自己放入他者，以“同志感受”或同志视角去尝试解读每一首诗。可见，鲸向海的创作主张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在不断放入与抽离角色身份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了解同志群体。

甚至，我们能够将之延伸到社会其他的少数、或弱势、或我们不曾好好理解的群体，将同理心更广泛地漫向社会各个群体。台湾歌手蔡依林在今年的第三十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凭“玫瑰少年”一曲获得了“年度歌曲奖”的殊荣。在其得奖感言中，她表示叶永志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在任何时刻，你都有可能成为某种少数。所以我更要用同理心去爱任何我身边的人。”唯有对少数群体不去讨厌和尝试理解，包容的社会才会由此逐步诞生，这都是需要靠我们每个个体努力的，或可说，这应当是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责任。

引用书目

(一) 书目

1. 纪大伟（2017），《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 鲸向海（2012），《犄角》，台北：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3. 王先霈主编（2008），《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4. 许通元（2007），《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吉隆坡：有人出版社。
5. 弗吉尼亚·吴尔芙原著、张小虹导读（2012），《女性书写的逃逸路线：自己的房间》，北京：海豚出版社。
6. 朱伟诚（2005），《台湾同志小说选》，台湾：二鱼文化。

(二) 期刊论文

1. 鲸向海（2006），〈他将有壮美的形貌——同志诗初探〉，《台湾诗学·吹鼓吹诗论坛》，第2期，页9-20。
2. 鲸向海（2009），〈我有不被发现的快乐？——再谈同志诗〉，《台湾诗学学刊》，第13期，页239-242。

3. 林佩苓（2009），〈隐 / 现于诗句中的同志意象——以鲸向海为观察对象〉，《当代诗学》，第 5 期，页 5-30。
4. 刘韦佐（2009），〈同志诗的阅读与阴性书写策略——以陈克华、鲸向海、孙梓评为例〉，《台湾诗学学刊》，第 13 期，页 209-238。
5. 沈眠（2012），〈异形窃贼的网络肉身华丽启示录——阅读鲸向海《犄角》〉，《创世纪》诗杂志季刊，第 173 期，页 67。
6. 杨佳娴（2012），〈这时代的突出物啊——读鲸向海《犄角》〉，《文讯》，8 月号，页 126-127。

（三） 互联网

1. Cambridge Dictionary（年月不详），2019 年 7 月 21 日阅自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hornv>
2. 郭上嘉（2012），〈鲸向海：在扩张诗境腹地的企图上，我一点也不害羞〉，博客来 OKAPI 阅读生活志，2018 年 11 月 22 日阅自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index/1377>
3. 黄文钜（2012），〈【书与人】戳破那些伪神圣——鲸向海谈新作《犄角》〉，自由时报，2018 年 11 月 22 日阅自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610543>

